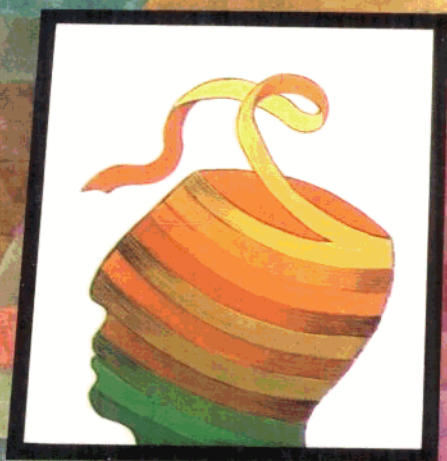


現代名著譯叢⑩ 郭博文・高承恕主編

啓蒙運動的哲學

Ernst Cassirer 著・李日章譯



前言

本書固然是討論啓蒙運動哲學的專著，但它一方面不只是一本專著，一方面卻又不像是專著。它誠然是遠不像一本專著，因為這類專著應該談到許多細節，並且把有關問題的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但是〔哲學的科學概論〕(*Outline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這套書的形態和意圖都不容許這樣的寫作方式。在這系列書的限度以內，要把有關啓蒙運動哲學的諸般問題一五一十的詳加說明，乃是不可能的事。爲了透澈了解，只好不涉及太廣。研究啓蒙運動，寧可深入，不要浮泛；寧可由其思想淵源與基本原則的一貫上去了解它，不要由其歷史現象與結果的全體上去了解它。在這麼一個情況之下，與其流水帳似的縷述這哲學成長盛衰的經過，不如把它思考的戲劇性行動原原本本呈現出來。啓蒙時代的哲學，其特殊的魅力與價值，完全在於它的發展，在於從背後推動它的理智的力量，在於它用以鑽研各種問題的熱忱。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就可以看出啓蒙運動哲學的許多方面自有其貫通的地方。這些方面，如果光從它們所造成的結果來看，很容易顯得互相矛盾，或者顯得像是勉強湊合在一起的異質思想成分。如果真正想看清楚這個哲學的歷史意義，我們一定要站在一個樞紐的地位來觀察和解釋這個哲學所含的衝突與解決、疑惑與決定、懷疑態度與堅定

信念。

本書的目的，就在提供這麼一個解釋。它把這個哲學放在更廣泛的一個歷史與哲學的主題之前，以這主題作為它的背景，來考察這個哲學。對於這個背景這裏當然不及深論，只能粗枝大葉的勾勒出一個輪廓。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這個啓蒙運動並不是獨立自足的，它既有前因又有後果。它只不過是那整個理智的發展運動之一個部分，一個特殊階段。透過這個理智的發展運動，現代哲學思想才獲致它的自信與自覺。在前面的幾部著作中，特別是在「文藝復興時代哲學中之個體與宇宙」（*Individual and Cosmo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naissance*, 1927）與「在英倫的柏拉圖復興運動」（*The Platonic Renaissance in England*, 1932）兩書中，我已經介紹和評估過這個偉大運動的其他幾個階段。現在這本討論啓蒙運動的書，在材料和方法上都和上述幾部著作相類似。我使用的同樣是研究歷史哲學的方法，它的目的並不在記錄和描述種種結果，而毋寧在闡明內在的構成力量。以這個方式來呈現哲學的學說與體系，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對哲學精神做一番現象學式的描述」（to give a “phenomenology of the philosophic spirit”）；庶幾可以讓人看清這個哲學精神如何應付客觀問題，如何更清楚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本性和命運、自己的特色和使命。我不敢再希望、更不敢承諾能夠對自己此前所做的一切研究再做一番全面的敘述。這些研究在目前只能看作建築的磚石，它們的零碎殘缺，我是充分意識到的。不過我還是希望時機成熟的時候能夠把它們寫成一部完整的著作。

啓蒙運動哲學特別適於上述這種方式的處理。因為這個哲學的永恒貢獻並不在它所提出的主義學說——它把這主義學說發展而建構成一套教條。這主義學說所憑藉於前世紀的

地方，遠比當時的人所自覺到的還要多得多。啓蒙運動哲學只不過繼承了前世紀思想的遺產；它整理、改動、釐清這筆遺產，多於創造和傳佈新思想。但是儘管在內容上多所承襲，啓蒙運動卻產生了完全原創的哲學思想形式。即使在它改造流行的思想時，即使當它在十七世紀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建構時（它的宇宙論就是一個例子），它所做出來的每一樣東西都在一個新的觀點之下，呈現出新的意義與外觀。因為當時大家都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一般的哲學探討歷程。在英倫與法國，啓蒙運動正是由打倒舊形態的哲學知識（形上學體系）而開始的。它已經對「體系之精神」（spirit of systems）喪失了信心；在它看來，這種精神與其說是哲學理性的力量所在，毋寧說是障礙所在。但是在放棄，乃至直接反對「體系之精神」時，啓蒙運動哲學卻絕對沒有摒棄「成體系的精神」（systematic spirit）；它毋寧是以另一種更有效的方式來增進這種精神。不再像以往那樣把哲學局限在成體系的理論架構中，不再像以往那樣把哲學和永遠不變的公理及其演繹結果連結在一起，啓蒙運動要哲學自由的活動，藉此發現實在之基本形式，自然的與精神的存有之基本形式。按照這種解釋，哲學便不是居於自然科學、法律、政治等原理之外或之上的另一門知識，而毋寧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媒介，上述的種種原理都是在它裏面被陳述出來、被發展出來、被建立起來。哲學不再是與科學、歷史、法學、政治隔絕的東西；它毋寧是它們周圍的空氣，它們就在它裏面生存與作用。哲學不再是理智的一項孤立產物，相反的，它代表整體的理智，這理智自有其真實的功能，自有其獨特的研討探究本領、獨特的方法與認知歷程。職是之故，十八世紀從過去所承襲而來的一切舊的哲學概念和問題，遂有了煥然一新的地位與意義。它們從固定的完成的形式一變而為活

發生動的力量，從單純的結果一變而為具有強制性的驅策，這是啓蒙運動思想的真正意義所在。這種意義，只有從啓蒙運動對哲學思想的運用、從啓蒙運動賦予哲學思想的地位和任務才能看得最清楚。十八世紀很自豪的自命為「哲學的世紀」，就哲學又恢復了本來面目、又具有了最初的真正「古典的」意義而言，這個雅號它確是可以當之無愧的。在這個時候，哲學不再被局限於單純思想的領域；它要求並且設法涉入事物更深的一個層次，也就是一切理智活動（如思想本身）所自生的那個層次——依照啓蒙運動哲學的基本信念，這也是這類活動必須從中找尋自己存在根據的那個層次。因此，如果我們只把啓蒙運動哲學看作「反省的哲學」（philosophy of reflection），並且把它當作這麼一個東西來處理，我們一定會遺落這個哲學的真義。黑格爾是第一個這樣評斷這個哲學的思想家，而由於他的權威，這個評斷竟成了定論。但即使在黑格爾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自我糾正的傾向，因為作為歷史學家與歷史哲學家的黑格爾，並不見得完全同意形上學家的黑格爾對啓蒙運動所下的論斷。在《精神現象學》中，他對啓蒙時代做了一個比平常為了爭論而做的更深入更豐富的描述。啓蒙運動哲學的基本傾向與主要工作確實不是依據反省的思想以觀察和描摹生活。這個哲學相信思想具有原本的自發性；它認為思想並不只是具有摹擬的功能，它還賦有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任務。思想並不僅在於解析與分梳，更在於為事物帶來其所認為必要的條理，它的實際與實相也就在這實現自己的舉動中顯示無遺。

我們如果也像研究這一段歷史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那樣，只「縱長地」考慮這個哲學，也就是說用一條時間的長線把各個不同的思想體系貫串起來，然後依次研究它們，我們必將無法進入這個哲學的更深一層。從方法學的觀點來看，這

種研究方法本來就難以令人滿意，這個情形尤以在處理十八世紀哲學時爲甚。在研究十七世紀哲學時，還可望藉着由一個體系到一個體系，由笛卡兒（Descartes）到梅爾布朗希（Malebranche），由斯賓諾沙（Spinoza）到萊布尼茲（Leibniz），由培根（Bacon）到霍布士（Hobbes）到洛克（Locke），追踪其發展的經過，以掌握整個哲學內容與發展的特徵。但是這個方法對十八世紀的哲學卻完全行不通。因爲這類體系無法綜括和代表十八世紀哲學的諸多成分。即使是克里斯欽·沃爾夫（Christian Wolff）也無法把當時全部的哲學問題都歸入體系裏面——儘管他竭盡所能想保留這種體系，因爲他認爲其中含有真正的哲學真理。啓蒙運動的思想一再地衝破體系的樊籠，試圖逃脫體系的嚴格約束。那些最偉大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特別是這樣。從顯現而爲學說、公理、定理等的最純淨最清楚的形態上，我們絕對無法看出啓蒙運動思想的真面目；要看清它的真面目，毋寧是應該在它思考的歷程中，在它正在疑惑、尋覓，正在拆拆建建時，去看它。這一切起伏不定的活動，絕無法一滴不漏的統括到個別的主義學說裏面去。真正的啓蒙運動哲學，絕不等於當時大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休謨、襲底雅、狄德羅、沃爾夫等所思所教之總和。它無法以這些人的見解之總和來代表，也不能以這些見解所造成的後果來代表；因爲它不在於個別學說之中，而毋寧在於一般理智活動的形態與方式中。我們所談的這些理智的力量，只能在行動中、在不斷演化的思想歷程中去把握它；只有在歷程中才能探出這啓蒙運動之理智生命的脈動。啓蒙運動哲學猶如一幅非凡的知性織物，在編織這種織物時

一個踏板使千根紗線齊動，

梭子穿去穿回，

未經知覺的紗線源源而來。

研究和撰寫這個時代的歷史，就得以闡明這些「未經知覺」的紗線為第一要務。本書的撰寫，正是以完成這個要務為己任，不過並不想透過撰寫個別思想家及其學說的歷史來達到這個目的，而是要寫一部有關這個時代的重要觀念之歷史。它不但想就這些觀念的抽象理論形態來說明它們，而且還要就它們的直接作用來說明它們。爲了要做到這點，許多細節只好省略了；可是塑造這啓蒙運動哲學之形象的任何一股力量、決定這哲學對自然、歷史、社會、宗教與藝術的基本見解的任何一股力量，卻絕對不予放過。順着這條路徑，大家一定可以看出：至今還被多數人視為思想大雜燴的啓蒙運動哲學，實際上卻有若干偉大的基本觀念貫串其間，這幾個重要觀念前後表現得極為一致，而且絕對井然有序。每一種有關啓蒙運動的歷史記述，都非得從這幾個觀念開始不可，因為惟有如此，才能曲盡個別主義學說之妙。

要在本書有限的篇幅裏，對啓蒙運動哲學從事有系統的批判，顯然是不可能的。在此只有借用斯賓諾沙的一句箴言作為本書的寫作方針：「不嘲笑，不悲傷，也不嫌惡；但求理解。」到現在為止，啓蒙運動時代似乎還難得獲致這樣的恩遇。歷來大家都認定這個時代的一大缺點就在欠缺歷史的通識，而在天真的過度自信中，樹立起自認為絕對的唯一有效而可能的標準，以之評斷歷史事件。可是就算啓蒙運動不能免除這個過失，它也已為此付出了足夠的乃至超額的代價。因為這個時代一向被人所指控的罪名：以「見識過人」而自傲，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指出；爲此人們業已對它產生了許多偏見，這些偏見在今天顯然成了公正研究和評價啓蒙運動哲學的障礙。本書既無意於介入爭辯，自不想批評這類偏見而爲啓蒙運動「解圍」。其目的只在歷史地與系統地

展示與說明這哲學的內容與觀點。要想修正一般人對「啓蒙運動」既有的論斷：「浪漫運動」，這番說明是最初的也是不可少的一步。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不加批判的接受了這個論斷，認為這個運動真是一場「浪漫運動」；而「淺薄的啓蒙運動」這個標語，也還在流行之中。我的研究如果能夠消除這個不當的標語，它的一個主要目的就算達到啦！不用說，經過了康德的偉大建樹，以及他〔純粹理性批判〕所引起的理智革命之後，如今是再也不會有人提出像啓蒙運動哲學那樣的問題和答案了。但只要有人撰寫「純粹理性之歷史」，他就一定要特別提到啓蒙運動這一段，因為它發現了理性的自動，並且熱忱地護衛它，還把這個概念固植於知識的每一個領域。沒有一部哲學史是只着眼於歷史的。在檢討過去的哲學時，一定會連帶的重新調整哲學的方針，並且進行哲學的自我批判。在我看來，對當前的時代進行這麼一個自我批判，使當前的時代面對啓蒙運動所形成的明鏡，時機是比以前的任何時候更成熟了。如今被大家視為「進步」之果實的許多事物，一旦映現在這面鏡中，一定會喪失掉不少光彩；在這個景觀中，向來被我們所誇耀的許多事物，一定會顯得十分怪異而且變形走樣。這時候，我們如果還一味的把這變形走樣歸咎於鏡子的不濟，而不在別的地方探討其成因，我們就難免判斷輕率與自欺欺人之過啦！「敢於求知」

(dare to know)，是康德稱之為「『啓蒙運動箴言』」的一句話，這句話也適用現在這個場合。我們不要裝出一副不屑的樣子，對擺在眼前的事實不予正視，我們應該鼓起勇氣，好好的把我們的力量和啓蒙時代的力量比較一下，看看我們應該作那些適當的調整。像啓蒙時代這樣把理性與科學尊為人類最高能耐的一個時代，是不能也不容磨滅的；即使像我們這麼輕忽它，情形也還是一樣。我們不僅應該設法求得該

時代的真面貌，而且應該再度開發出造成該時代的那種原始力量。

卡西勒(Ernst Cassirer)

一九三二年十月於德國漢堡

目錄

前言	I
第一章 啓蒙運動的心靈	1
第二章 自然與自然科學	37
第三章 心理學與知識論	93
第四章 宗教	133
一 原罪的教條與神義論問題	136
二 容忍以及自然宗教的基礎	158
三 宗教與歷史	179
第五章 歷史世界的贏得	193
第六章 法律，國家與社會	229
一 法律與不可讓渡之權利的原理	229
二 契約與社會科學的方法	247
第七章 美學的基本問題	269
一 批評的時代	269
二 古典美學與美的客觀性	273
三 鑒賞力與主觀主義傾向	290
四 直覺美學與天才問題	304
五 理性與想像——哥特雪特與瑞士批評家	322
六 體系美學的基礎——鮑嘉登	328

第一章 啓蒙運動的心靈

一

達冷柏 (d'Alembert) 在他〔哲學之要素〕(*Elements of Philosophy*) 一文的開端，對十八世紀中葉的心靈做了一個概括的描述。他在開始這番描述之前，提到了一項觀察心得：在其前三百年的知性活動中，世紀中葉一直都是情勢演變的轉捩點。文藝復興發端於十五世紀的中葉；宗教改革在十六世紀中葉達到發展的頂點；十七世紀的中葉笛卡兒哲學勝利地改變了整個的世界觀。在十八世紀中我們是否也能發現一個類似的變動呢？如果能，它的方向和趨勢又是怎麼樣的呢？順着這條思路，達冷柏進一步寫道：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我們現在生存的這個世紀的中點，考察那些令我們激動或多少令我們牽掛的事件，考察我們的習俗、成就、乃至娛樂，我們很難不看出：正有一個顯著的變遷在我們的思想某些方面發生，這個變遷的快速似乎在告訴我們會有一個大的改革即將來臨，其規模甚至勝過以前的那一個。只有時間才能說明這場革命的目標、性質與限度是什麼，它的長處與弱點，也只有後人才能看得比我們更清楚。……因此，我們這個世紀被稱為哲學的世紀。……如果

我們不帶偏見地考慮一下我們當前知識的狀態，我們絕不能否認我們的哲學已經大有進步。自然科學天天都在累積起新的財富。幾何，由於擴大了它的範圍，對它的近鄰物理科學有了很多的啓發。有關這個世界的真確知識體系已經被認識、發展而趨於完善。……總之，從地球到土星，從天體的歷史到昆蟲的歷史，自然哲學業已經歷了革命；並且幾乎所有別的知識領域也都已面目一新……

「這種對自然的研究本身，似是冰冷單調的，因為從它所獲得的滿足，全在一種一致而持續不斷的感覺，而它的樂趣，如要強烈，必須是週期性與間歇性的……然而哲學探討的新方法之發現與應用、因種種發現而產生的熱情、因宇宙偉大的景象而引起的思想觀念的提昇——這一切已經引起了一種心靈的騷動。這個騷動，像一條決堤而出的河流，向四面八方衝過大自然，以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沖走了橫亘在它面前的一切……因此，從世俗科學的原理到宗教啓示的基礎，從形上學到個人喜好，從音樂到道德，從神學學者的爭論到貿易事務，從王侯的律法到平民的律法，從自然法到國家法，……每一樣東西都被提出來討論過、分析過。這一番心靈的翻騰，已經在許多事物身上投下了全新的光彩與陰影，猶如海濤的潮汐一定會在海岸上留下某些東西，也一定會從它上面沖走某些東西。」①

這是當時最重要的一位學者，也是當時知識界的一位代言人所說的一番話。因此它們可以充當有關當時知性活動之性質與趨勢的一番表白。達冷柏的時代本身感到它正被一個有力的運動所驅迫，但它不肯聽任這股力量所擺佈。它要知道這股衝動從何而來、往何處去、它的起源是什麼、目標是

①達冷柏，〔哲學之要素〕（*Éléments de Philosophie*）。

什麼。對這個時代而言，獲致有關自身活動的知識、從事理智的自我考察以及瞻望未來等等，均屬思想之正當功能與基要任務。思想不僅汲汲於尋求新的未知的目標，而且還要知道自己正往那裏去，還要爲自己決定旅程的方向。它以新鮮的歡欣之情和獵奇探險的勇氣來接觸這個世界，天天期望有新的啓示。但是它對知識的飢渴和對事物的好奇，並不祇指向外在世界；這個時代的思想毋寧更受到另一類問題的驅迫，那就是有關思想自身之性質與潛能的問題。一次又一次地，思想又從它不同的探險旅程回到它的出發點，這些旅程原是爲了擴展對客觀實在的視野而設的。波普（Pope）曾以簡要的一句話表現了這時代的這個根深蒂固的情緒：「人類專屬的研究對象就是人。」這個時代感到一股新的力量在它體內作用；但是這股力量的活動本身，甚至比這活動所帶來的結果更使它着迷。它不僅對結果感到欣喜，它還要探究、還想解釋導致這些結果的歷程之形式。從這裏着眼，才能看清貫徹整個十八世紀的心智「進步」的問題。我們大概再也找不出還有那一個世紀像十八世紀那樣徹底地充滿着心智進步的觀念！不過如果我們僅從量的意義去理解這個觀念，也就是把它解釋作知識範圍之無限擴充，那麼，我們就誤解這個觀念的本質啦！當時的情況是：舉凡有量的擴充之場合，也一定有質的決定性伴隨着；而每當探究之觸鬚伸向知識邊緣以外的領域時，也一定有回歸知識中心的決然之舉與之相應。人們爲了確保統一性而尋求多樣性；人們欣然接納知識的廣度，深信這廣度將不致對理智有所妨碍，相反的，還會促使理智回歸於自己、專注於自己。因爲我們一再的看出：理智爲了涵攝一切實在而走上的分歧路途，其分歧只不過是表面的。如果這些路途客觀上看起來似乎是分歧的，其分歧也不僅是分散而已。心靈的一切不同能力毋寧是

都被統攝於一個共同的力量中心。形跡上的差異和分歧，不過是一股同質的構成力量之充分展現。當十八世紀的人想用一个單一的詞來表示這股力量的特性時，他們便稱之為「理性」。「理性」於是成為這個世紀的統一點和中心點，代表它所嚮往和爭取的一切，以及它所成就的一切。但是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家如果滿足於這樣的描繪，而且把它當作一個萬無一失的出發點，他就錯啦，他的判斷未免下得太快。因為十八世紀的人把理性看作終點，而這位史家則會發現理性只是他研討的起點；十八世紀的人把理性視為他們所找到的答案，而這位史家會把它當作他要加以探討的真正問題。十八世紀瀰漫着一種信念，即認為理性是一致而不會變的。他們以為：對一切思考的主題而言、對一切的種族而言、對一切的時代而言、對一切的文化而言，理性都是一樣的。他們以為：從可變的宗教信條、道德原理、理論學說中，可以抽出一個穩固悠久的要素，這個要素本身是永恒的，這個一致而永恒的要素正表示了理性的真正本質。對於我們而言，即使我們基本上同意啓蒙運動哲學所追求的目標，「理性」一詞，在我們心目中，也早已失去了它在前人心目中那種明確的單純性。我們很難再繼續使用這個詞而不想到它的歷史；我們會一再想到這個詞的涵義已經有了多大的變遷。這個情況會不斷提醒我們：即使純就其所代表的歷史特徵而言，「理性」與「理性主義」這兩個名詞在今天所保留下來的原義已是何其稀微。這兩個詞所代表的一般性概念已經很模糊，惟有加入「特異之點」，才能使它明晰起來。在十八世紀中，這個「特異之點」在那兒呢？既然它喜歡自稱「理性的世紀」、「哲學的世紀」，這些名稱所指的特色究竟在哪裏？這裏所用的「哲學」到底是什麼意義？它的特殊任務是什麼？它使用什麼手段以完成這些任務，以將其有關世界與

人類的學說奠定在堅實的基礎上？

如果我們把十八世紀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拿來跟它剛開始其知性工作時所流行的答案作個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消極的差別。十七世紀是在哲學建造其哲學「體系」時發現了哲學的任務。當時，「哲學的」知識似乎只有在一個情況之下才可能獲得，那就是思想從一個最高的存有、從一個直覺到的最高的必然事物出發，而後成功地使一切衍生出來的存有和一切衍生出來的知識都分沾到這個必然事物的光。這是藉着證明與推論的方法而達成的。用這個方法從原初的必然事物推衍出其他命題，並且把它們通通貫串起來，成爲一個整全的知識連鎖。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容脫離這整體；也沒有一個環節單憑它自己就可以爲人所了解。有關它的說明，只能求諸它的「衍生」歷程，求諸那個嚴格而成系統的演繹歷程；循這歷程，可以從任何一個環節回溯到那個最高存有與必然事物，也就是那個最初根源；循這歷程，可以確定一個環節距離它的根源有多遠；循這歷程，可以算出一個環節和這個根源之間隔了多少個環節。十八世紀摒棄了這種演繹與證明。它不再和梅爾布朗希、笛卡兒、萊布尼茲、斯賓諾沙等較量誰的體系更嚴格更完整。它追尋另一種的真理概念和哲學概念，這種概念的功能是使真理與哲學的領域更擴大、更有彈性、更具體、更有活力。啓蒙運動不是從以往的哲學學說中領悟出這個新概念，它是照當時自然科學的模式構想出來的。

它的嘗試解決這個哲學方法的中心問題時，得力於牛頓〔哲學探討守則〕（*Rules of Philosophizing*）的地方，遠多於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結果哲學乃朝向全新的一個方向而發展。因爲牛頓的方法不是那種純演繹的方法，而是一種分析的方法。他不是由設定若

于原理、普遍概念與公理入手，藉着抽象的推論，得出有關特殊事物的知識。牛頓的方法正好反其道而行。他的現象（phenomena）是經驗資料（data of experience），他的原理是其探求的目標。如果說後者（原理）最爲符合大自然的面貌，則前者（現象）必然總是我們最先接觸到的。因此物理學的正确方法，絕不在於從一個任意的「先驗的」（a priori）起點開始，從一個假設開始，由它推衍出本已隱含在它裏面的邏輯結論。因爲這樣的假設可以隨心所欲的設立和更改；在邏輯上，它們之中的每一個的效力都一樣。科學的抽象觀念或「定義」，絕不能充當真正明確的起點，因爲這樣的起點只能得自經驗與觀察。這倒不是說牛頓和他的信徒看出有一個裂縫存在於經驗與思考之間，或者純事實的領域與純思想之間。在牛頓型的思想家心中，絕對找不到類似休謨〔人類悟性論〕（*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書中所呈現的那種「觀念關係」與「事實狀態」之二元對立。牛頓的研究工作預先已假定了物質世界中有普遍的秩序與法則存在，而且以這些秩序與法則爲其探求的目標。世界的這種規則性，意味着事實絕不單是事實，它們並不是一堆零散混亂的元素；相反的，事實展示了貫穿整體的形式。這形式顯得中規中矩，可以衡量，可以數計，自有一種天然的安排。不過其安排的情形，卻無法從概念中預先看出，只有在事實身上才看得出來。因此，正當的程序就不是始於概念與公理而終於現象，反之，是始於現象而終於概念與公理。觀察提供我們以科學之資料；原理與法則則是探求的最終目標。

這個方法學上的新次序，表現了一切十八世紀思想的特徵。不過當時的人並沒有低估或忽略體系或「成體系的精神」之價值；他們只是把它和爲體系而體系的態度或「體系

之精神」分開。十八世紀的整個知識理論都致力於肯定這個區別。達冷柏在他爲法文百科全書所寫的〔序論〕(*Preliminary Discourse*)中，主要就是在談這個區別，龔底雅(Condillac)則在他的〔論體系〕(*Treatise on Systems*)裏把這個區別闡釋得十分明白。龔底雅對十七世紀的幾個大體系展開歷史的批判。他指出：這幾個體系都失敗了，因為它們不釘緊事實而據以發展出它們的概念，相反的卻把幾個概念奉爲至高無上的教條。與「體系之精神」相反，十八世紀大力提倡「實證」精神與「合理」精神之聯盟。這兩種精神固然沒有衝突，但要使它們達到真正的綜合，卻有待適當的調解。我們不應該把秩序、法則和「理性」當作先於現象而存在的規律，當作現象之先驗法則，而去尋求它們；我們應該把這種規律性當作現象之內在關聯之形式，而在現象身上去發現它們。我們也不應該預期這「理性」一開始就會以一個封閉的體系的形態出現；我們應該容許它逐漸展現，隨着關於事實的知識之增加而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完整。現在人們所尋求的邏輯（他們相信它會呈現在求知過程的任何一點），既不是學院式的邏輯，也不是純數理概念的邏輯，而毋寧是「事實的邏輯」。心靈必須委棄自己的主見，尊重當前的諸多現象，不斷以之匡正自己。因為它可以確信不會因此而失落自己，反而可以在此找到自己的真理和準則。惟有這樣，才能成就主體與客體、真理與實在之間的相互關係；惟有這樣，才能導致它們之間的符合一致，這符合一致乃是一切科學知識成立的條件。

科學思考的活動從近代開始復活，啓蒙運動就在它的實際進程中推演出具體而自明的證據，證明「實證」精神與「合理」精神之綜合，並不僅僅是一個假設，相反的，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這個理想是可以充分實現的。啓蒙運動相